

起舞

千禧

舞曲不知在何时悄然停歇。郁涵扶着练功把杆，缓缓直起腰身。额前碎发被汗水濡湿，舞衣前襟晕开深色汗渍，顶光落上鼻尖，透亮的水光缓缓滚动。她发觉窗边的我，弯了弯眼，抬手擦去下颌的汗珠，胸腔起伏着未平复的喘息：“你来得挺早。”

不大的舞蹈室里挤着十余名学员。有人刚下班，脚踝酸胀；有人安顿好孩子，发髻里别着卡通夹；也有我这样中年重拾旧梦的人。躯体早被生活驯化：座椅压垮肩背，灶台磨硬指尖，琐碎将肢体拉扯得僵硬。也有年轻姑娘为雕琢身形而来，但我们成年人的所求远不止于此。

郁涵是让我真正爱上舞蹈的老师。她站在中央轻声道：“吸气，沉肩。别想报表、邮件、孩子。你只是舞者，感受脚下。”教成年人舞蹈，最难的不是动作，而是那层无形的铠甲。这间教室有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的女性，白日她们是律师、医生、教师、职员、店主……是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大家肩头扛着重担总会不自觉耸起，脊椎弯出谨慎的弧度。舞蹈所需的舒展与灵动，被埋藏在肌肉记忆里。她们来自不同轨迹，却在同一段旋律里相逢。

班里有一位产后妈妈，怕人盯着看。郁涵的第一课永远是“放下”。她走到学员身边，轻轻按下对方高耸紧绷的肩胛：“这里松开，这一刻，肩膀只属于你自己。”遇上手臂僵直的学员，便托起手腕温柔引导：“想象这不是手臂，是春日柳枝，是山间流水。”

护士小韩眼底常带青黑，却最早到把杆前，纤细手腕托惯输液瓶，此刻却随新疆舞曲舒展。退休调度员赵姐记舞步慢，却一遍遍默数节拍，认真如当年。藏族卓玛跳锅庄时双臂舒展，让我想起草原。开面馆的马姐揉面双手粗实，如今执折扇在胶州秧歌里翩跹。数学老师张姑娘解得了方程，解不开僵硬的肢体，压腿时龇牙咧嘴，惹得全班哄笑。可期末汇报演出那天，她跳得最为投入，滚烫的汗水一滴滴砸在木地板上，亮得耀眼。

起初各守各的舞步。古典舞讲形神劲律，扇舞求齐整，蒙古族盅碗舞要豪放，傣族三道弯要柔婉。郁涵总说：“先听鼓点，心落在哪，脚步跟向哪。”时日一长，变化悄悄发生：跳藏族舞，汉族大姐寻到松弛；练古典舞，回族马姐学会眉目传情；跳蒙古舞，小韩想起爷爷的牧场。不同民族的躯体里涌动着同样的欢喜。舞蹈无关技巧，它是奔波后仍愿贴脚的勇气，是各民族在一段旋律里找到共鸣，是白天为生计奔波的人夜里重新拥有柔软坚韧的躯体。

蜕变无声如冰融。从前转圈就晕的小韩，某日平转后稳稳定住，望着镜中飞扬的自己怔住。自嘲筋骨硬的赵姐试演波浪时眼眶泛红，说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郁涵看见的不是技巧的纯熟，而是一束光从专注的眉眼、坚持的唇角、舒展的关节里渗出来——那是全然绽放的美，不问高矮胖瘦，只接纳笨拙而赤诚的付出。

课后自由演绎时，音乐初起仍有慌乱，但很快有人闭眼。肩膀不再只为摆标准，腰肢不再只为弯动作。那一刻，她们跳的是自己的舞，身体挣脱符号，成为情绪的出口。郁涵不再示人，只静坐。她看见穿通勤衬衫的姑娘扬起柔和的手臂，中年女子踏出洒脱的步伐。镜中的业余舞者褪去身份标签，露出本真。虽不专业，却是最鲜活的生命之美。

郁涵极少做华丽示范。她有时轻阖双眼，右手在半空缓缓游走，从胸口到指尖，腕肘肩依次舒展，划出圆弧，停在太阳穴旁，如一尊雕塑。阳光斜落，尘埃浮动，她的指尖悬在光束中央微颤。那不是完整舞姿，是韵律的雏形。我曾以为美在极致瞬间，后来才知动人亦在最后的呈现之前——汗水顺颧骨滑落，呼吸与手臂同步，她自身便是节拍器。她说过：“每段流畅背后，是十万次这样的沉淀。”我们曾急于学动作，直到旁观她与韵律对话，才懂“慢”的力量。

灯光熄灭，窗外万家灯火亮起。众人走入夜色，脚步还留着舞步余韵。明日她们仍是护士、职员、店主、宝妈、教师……重复日常。但心底多了一份轻柔节拍，时时回响。日子照旧向前，而舞蹈在心底种下的花，已悄悄盛放，让琐碎生活漾起温热的欢喜。

江城巷陌里的江南烟火

徐沛



街边小店(水彩)

祝予 作

人存真心，以最朴素的坚守，滋养周遭邻里常客的日常晨昏。

岁月更迭，父辈渐入暮年，留学海外的女儿彤彤归来接棒汤包店铺。见过世界风物、阅尽了山海繁华，我们亲切地叫一声“彤姐”的这位新老板，丝毫不改老武汉人的率真底色。她性情坦荡、说话大声、心口如一，和她父亲一样会真诚地提醒食客按需点餐、杜绝浪费，劝人好好吃饭、惜取一餐一饭的安稳，笑咪咪不厌其烦地规劝小朋友吃饭时不要喝饮料。食客笑称这里是“甘愿被管也要再来的老

店”，小朋友也都乖乖地听话，好好吃饭。这份与食客互动的分寸背后，皆是最质朴的善意与关照。

我每一次进店用餐，总愿意与她多聊几句。一来二去，彼此性情相投，我们便互加了微信，从食客与店主，慢慢成为隔着市井烟火相知的朋友。日常互不打扰，却常在朋友圈默默点赞、温柔相望。

彤姐天性爱整洁，店内常年通透清爽，灶台利落规整，器物摆放有序。干净，是她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对食客的尊重。深谙美食之道的她，厨艺

林下风味

洪忠佩

下访野生种植蘑菇科普的行家里手，她头扎马尾辮，身穿迷彩服，她讲解如何接种、播种、管理蘑菇，干练而老到。广昌素有“白莲之乡”之誉，是白莲种植的原产地，一筒筒的菌包，或躺在畦床上，或挂在空中，大多选用莲蓬和莲子壳作为培养料，摆放也有讲究——躺在畦床上的好比垒起的圆木墙，悬空的如同挂着的生活空间。或踮起脚尖，或俯下身子，我是想把寄生在菌包上的木耳与蘑菇看得更真切——金耳、黑木耳、赤松茸、樟芝、榆黄蘑、羊肚菌、鹿茸菇、虎奶菇、毛笋菇、秀珍菇、茶树菇、黑皮鸡枞……匍匐、斜逸，长得粉嘟嘟、毛茸茸的，甚是可爱，有金黄色、有咖啡色、有茶褐色，深浅不一，宛如童话般的世界。

若是一一认识这么多品种，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据说，食用菌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有六百多个品种分布。看到它们容貌水嫩，形体丰满，胖乎乎的样子带着喜感，我禁不住凑近去嗅，每一朵体香都散发着草木的清新气息。

面对丛林法则，它们长相如此细嫩，又居于山野，是否会受到侵害呢？

很显然，一棵棵高耸的树木，漫山遍野的树林，都是对它们生长环境的加持。何况，还有太阳能供电系统、智能监控系统、喷灌、滴灌系统、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的佑护。想来，我们的先民从栽培第一朵蘑菇开始，到如今栽种蘑菇使用电子仪器，这一路已经走过了六百多年种植史。与一朵蘑菇交汇的，是古老，亦是新生。

若不是小封指引，我很难发现在林下的枯枝腐叶间，藏有利用疫木伐桩繁育茯苓菌种的踪迹。与山上的金银花、欒木花相比，漫山满坡林下栽种的岗梅，其花朵似锯齿，细碎、小巧，星星点点地簇生在叶腋间，植株却

脸谱下的留白

张宏宇

第一次被京剧震撼，不是因那穿云裂石的唱腔，亦非为了眼花缭乱的打斗，而是源于一个极其静谧的瞬间。

那是一出《夜奔》，林冲在黑暗中奔逃，台上只有一束清冷的追光，追随着一个孤寂的身影。他忽然停下，一个回望，舞台上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了，只有他急促的喘息和那眼中无尽的悲愤与苍凉。那一刻，我被一种巨大的留白所捕获，我忽然明白，京剧的魅力，或许并不在于它“演”了什么，而在于它为我们的灵魂，预留了想象空间。

京剧的艺术语言，本就是高度写意的。一方绘着水墨山水的屏风，便撑起了万里江川；一支轻摇划动的船桨，便载动了烟波浩渺的江湖；演员一鞭在手，便作骏马，抬步间就已是关山飞渡。它从来不属于刻板复刻现实，反而骄傲地将整个世间万物提炼成符号，最终凝练成一种纯粹的审美形式。而在这片形式的王国里，统摄一切的王者，无疑就是那非实非虚、似我非我的脸谱。一张红脸，便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一张白脸，便是奸诈多疑的曹孟德。它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将人性的复杂幽微，凝在一张张油彩涂抹的脸谱之上，清清楚楚摊开在众人眼前。

看似抹去了演员的个人化表情表达，实则是一种更为深邃的创作。它把人物的灵魂“定了型”，仿佛在向观者宣告：你看，这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凡俗之人，而是忠，是奸，是勇，是义这些精神概念本身，行走在人间戏台之上。这种高度的程式化，恰好和布莱希特所追求的“间离效果”不谋而合。你站在台前看的是“戏”，而非一头沉溺进以假乱真的真实幻梦里。可恰恰就在这无处不在的间离感之中，戏曲演员却能在刻板规整的规矩里，绽放出最璀璨动人的、独属于“人”的光芒。

他们的唱，不只是旋律与歌词，更是情感本身在寻找出口。一段反二黄慢板，能将亡国的悲痛，吟哦成长江大河般呜咽的叹息。一声高拔子导板，又能将英雄末路的苍凉，吼成穿云裂石的悲鸣。他们的念，在京白与韵白之间自由切换，韵白是礼教的、历史的、厚重的帷幕，京白则是人性的、鲜活的、灵动的缝隙。而他们的做与打，一个云手的婉转，一次鹞子翻身的利落，乃至翎子微微地颤动，帽翅极有节律地摇晃，都成了人物内心世界有节律的精妙投影。这便是规矩边界之内的自由，是戴着镣铐，却依然跳出了人间最动人心魄的舞蹈。

这种由高度形式化催生的、对“气韵”与“意境”的极致追求，恰恰触及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它不执着于“真”，而执着于“味”。如同文人画中的“计白当黑”，京剧舞台上的“一桌二椅”，便是最大胆的留白。这留白，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舞台调度，更是一种丰富的美学召唤。它将千军万马、万里山河，都交给了观众的想象去填充、去完成。我们看见林冲夜奔，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逃亡者，更是每一个在命运铺就的暴风雪里，孤身前行却从未折腰的不屈灵魂。

然而，这种寄情于“空白”的美学传统，在清末民初的戏园子里，却迎来了最“拥挤”的知音。上至宫廷贵胄，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在这片由想象构筑的江湖里，找到安放自己情感的座席。他们来看戏，不是来寻求一个故事，而是来品味一种“味儿”。他们闭着眼睛，指尖轻叩桌沿，为一个高腔暗自叫好，为一个水袖的翻转心神摇曳。他们在帝王将相的故事里，宣泄着市井小民的悲欢，在才子佳人的传奇中，寄托着自己对美好的向往。戏台，成了整个民族集体情感的熔炉与出口。

《夜奔》中林冲独自回望的瞬间，追光圈出一方留白，我望着那片光亮里的人影，忽然读懂了戏中人那双眼睛里的内容。那道眼神穿透了悠悠百年时光，穿透了脸上厚重的油彩，直直落到我心上。我从中学到的不只是林冲刻在骨血里的悲愤，更是戏里的演员把自己整个人生的体验都揉进这一眼中，才绽放出这样动人的的人性光芒。那一瞬间，台上台下的我与它，隔着历史与当下，在这片由“空白”撑起来的无限空间里，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共鸣与和解。

京剧最美的，从来不是满台的繁华，而是繁华落尽后，那一声悠长的叹息和那一个孤独的背影，所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本真的无尽遐思。在这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我们最终听到的或许正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回声。

归鸟(外一首)

袁静

羽翼泛出的光
浸染成水墨的留白

收拢翅膀时
群山没入更远的苍茫
松枝垂探，轻挂天穹

晚云是解开的绳结
澄澈里，浮游的微尘
渐次停泊为岛屿

古琴弦上
末一缕颤音沉入幽谷
巢，便暖了
那枚月光轻磨的卵

风在羽隙间渗透洪荒
寂静，比绒毛更轻
当眼眶盛纳夜空
翩然降下的
是另一片缓缓升起的黎明

羽翼开合，同频天地呼吸
澄明之境，无倦无终

种子之旅

混沌是唯一的行囊
在黑暗中解开时
所有星辰沉默
地心听见了破壳的律动

幼根叩向岩层的刹那
冰川在梦中翻身
一粒胚芽举起手
推开光明的门

它记得深幽的絮语
把黑暗酿成晨露
新芽展开
朝向日出方向

盛夏的狂风折断枝丫
年轮藏起新的纬度
地下蜿蜒的经络
绘制着光明地图

深秋里，果实坠落
大地重归静寂
那些爆裂的种壳里
正酝酿，春雷的鼓点